

魔幻玩具铺

The Magic Toyshop

〔英〕安吉拉·卡特 著

张静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魔幻玩具铺

the Magic Toyshop

〔英〕安吉拉·卡特

张静译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章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幻玩具铺 / [英] 卡特 (Carter, Angela) 著; 张静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339-3532-0

I. ①魔… II. ①卡…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当代 IV. I 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6270 号

THE MAGIC TOYSHOP by ANGELA CARTER

Copyright : © ANGELA CARTER 196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2-259 号

魔幻玩具铺

作 者: [英] 安吉拉·卡特

译 者: 张 静

责任编辑: 钱建芳 颜颖颖

封面设计: 吴 瑕

内文版式: 友 雅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7.125

插页: 10

书号: ISBN 978-7-5339-3532-0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001 魔幻玩具铺

215 译后记

这年夏天，十五岁的梅拉尼发现了自己的血肉之躯。哦，我的美利坚，我的新大陆。她心神恍惚地启程探索这具身躯的全部，攀越她连绵起伏的山脉，深入她多湿的隐秘峡谷，一位生理学探险家，是科特斯^[1]，达·伽马^[2]或者曼果·帕克^[3]。她光溜溜地站在壁橱前照镜子，连续照几个小时；手指滑过构造精致的胸廓，心脏在身体里面扑扑跳动着像只蒙在毯子里的小鸟，继而，指尖顺着胸骨划出一条长线，向下直抵肚脐（它是神秘的天然溶洞或是壁穴），她双手的掌心磨蹭着那两块伸展如花苞翘瓣的肩胛。她双臂紧抱，扭着身子笑起来，有时她会在掺杂着惊奇的欢心激动里双手倒立，或是打个侧手翻，她不再是个小女孩了。

她也有意抓握物品，摆出各种姿势。她冥想自己是前拉斐尔派的画中女郎，她把长长的黑发中分，梳松，瀑布般披散，双膝并紧，她幻想自己正手握一束从花园摘来的虎皮百合，百合花紧贴颌下，她陷入沉思。或是图卢兹-罗特列克^[4]的风格，把发缕扯开，邈邈地盖住脸，她坐在椅子上，双腿分开，脚边摆上一只水碗和一条毛巾。这样假装

[1] 赫尔南多·科特斯（Hernando Cortez, 1485—1547），西班牙探险家，1519年征服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

[2] 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9—1524），是一位葡萄牙探险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位从欧洲航海到印度的人。

[3] 曼果·帕克（Mungo Park, 1771—1806），苏格兰籍的非洲探险家。

[4] 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法国贵族，后印象派画家，他擅长人物画，对象多为巴黎蒙马特一带的舞者、女伶、妓女等中下层人物。

是在为图卢兹-罗特列克摆姿势，时常让她感觉自己有点过于邪恶，不过，她设想“这个梅拉尼”正在图卢兹的时代生活（她是个歌剧女演员或者是个职业模特，经常趴在她位于巴黎的阁楼窗前用面包渣喂麻雀）。在那些白日梦里，她帮助他，爱他，因为她为他感到难过，他是个侏儒可同时又是一个天才。她太瘦，不适合提香和雷诺阿，可她给自己设制了一个克拉纳赫^[1]的苍白、神情得意的维纳斯——用一小块窗纱包扎头顶，脖子上挂着她行坚信礼时收到的养珠项链。自她读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她就悄悄采来一些勿忘我，把花朵粘在阴毛上。

此外，她还用窗纱做材料给自己弄了一系列的新娘睡袍，她设想新婚之夜是必定要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她把自己包裹得像一件礼物，赠送给她幻想出的幽灵新郎，他正在一间面积超大属于未来的浴室里冲浴、刷牙，他们是在度蜜月，在戛纳、威尼斯或者是在迈阿密海滩上度蜜月。她像念招魂术咒语一样热切地呼唤他，他来了，跨越了他俩之间的时空障碍，他的呼吸吹着她的脸，他用干燥嘶哑的声音说“亲爱的”。

她愿意随时向他显露自己洁白光滑的长腿，毫无保留，一直到大腿（她反复地绷紧双腿然后放松，凝视着镜子里由此引发的肌肉活动，她沉溺其中，甚至会忘掉开始时的幻想）；然后，她将窗纱裹紧，察看那对小而坚实的乳房在包裹下的轮廓，它们目前的尺寸让她沮丧，但她想它们会惹人喜爱的。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梅拉尼那间色彩柔和、清白无辜的卧室里。在

[1] 克拉纳赫（Cranach Lucas, 1472—1553），德国画家。1472年10月生于克罗纳赫，1553年10月16日卒于魏玛。擅画风景，风格朴拙，具有乡土气息。

锁好的门后，一只爱德华小布熊^[1]（胖肚皮藏在条纹睡衣里）一直在枕头上冲她眨着明亮的小圆眼睛，《罗娜·杜恩》^[2]的脸在床下倾斜着伸展开，脸贴着地面，沾满了尘土。在梅拉尼十五岁那年夏天，她忙碌着帮助洗涮，还要到花园里照看她那个有可能在玩耍中误杀掉自己的小妹妹，同时，她做了所有前面提到的事。

兰道太太以为梅拉尼一直都关在房间里学习，用功。她劝梅拉尼多出来活动，呼吸新鲜空气，不然她会憔悴的。梅拉尼说，她为兰道太太跑腿干活的工夫就已经呼吸到足够的新鲜空气了，再说，她都是敞着窗户学习的。听了这些，兰道太太就完全放心，不再多说了。

兰道太太肥胖、衰老、丑陋，并且实际上从未结婚。兰道太太的婚姻是一个单方契约，是她送给自己的五十岁生日礼物。毕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被称为“太太”比较体面，另外，她也一直都很想结婚。人到老年，记忆和幻想会混淆在一起，兰道太太精神上的分界线模糊了。安顿孩子们上了床，兰道太太时常坐在炉边小憩，想那位她不曾拥有的丈夫，她用幻梦创造他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到后来，他那张真切的脸就会在睡前茶的热汽里浮现出来，她会亲热地问候他晚安。

兰道太太长有一些带毛的痣，装着巨大的假牙。她说话的腔调像宫廷滑稽戏里的公爵夫人，有一种来自古老的幻想世界的威严。兰道太太是他们的管家，长年住他们家，她把她的猫也带来了。兰道太太负责照顾梅拉尼、乔纳森和维多利亚，妈妈和爸爸去了美国。妈妈是陪爸爸去的，爸爸在作一个巡回演讲旅行。

“寻花旅行！”维多利亚一边用汤匙敲打桌子，一边口齿不清地

[1] 爱德华小布熊就是后来的维尼熊。Winnie the Pooh 本名为“Edward Bear”，初见于A. A. Milne 在1924年所作的儿童诗，后才取名 Winnie the Pooh。

[2] 罗娜·杜恩(Lorna Doone)，一本著名同名爱情浪漫小说的女主人公。

叫嚷着，她今年五岁。

“把你的面包布丁吃干净，宝贝。”兰道太太说。

在兰道太太的统制下，他们吃很多的面包布丁。兰道太太会做各种家常和新奇的面包布丁，添加无核葡萄干或小甜葡萄干，两者都加或两者都不加；她还在面包布丁的基础烹饪法上衍变出很多新做法，添加橘子酱、枣、无花果、黑醋栗果酱或烂熟的苹果。在面包布丁上，兰道太太有异乎寻常的精湛技巧。有时他们也用冷布丁做茶点。

梅拉尼害怕这些面包布丁。她害怕吃太多的面包布丁会发胖，会没人爱她，她会到死都是处女。她经常汗水淋淋地在同一个噩梦中惊醒，她梦到一个庞大的梅拉尼，趴在面包布丁上就像一具泡肿的浮尸。她握着勺子，把这些要命的面包布丁在碟子里推来推去，只等兰道太太宽阔的后背一转过去，她就狡猾地把碟子里的一多半布丁铲到乔的盘子里。乔纳森吃东西非常镇定，乔纳森吃东西基本不用脑子。

乔纳森以大自然横扫一切的盲力进食，他像一台推倒房屋的坦克把堆成小山的食物打扫干净。他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他把刀叉或者勺叉整齐地摆好，用他的手帕擦嘴，然后就走开去做他的航船模型。梅拉尼十五岁这年夏天，乔纳森十二岁，他对那些航船模型是着迷的投入。

乔纳森是个矮小，肉鼻子，挺漂亮的男孩，戴灰色法兰绒校帽，右边或左边的膝盖上总有刚愈合好的伤疤，伤疤上的痂片总是处于正要脱落的状态。他用配套模件盒制作模型船，小心翼翼地涂刷，组装，配备好船帆、索具，做好的模型船摆在搁物架和壁炉架上，摆得到处都是，这样乔纳森走到哪里都能盯着它们看。他只制作帆船模型。

乔纳森制作三桅帆船，皇家海军“小猎犬”号、皇家海军“博爱”

号、皇家海军“胜利”号战列舰以及皇家海军“温泉关”号。这年夏天，乔纳森的手总是粘着黏糊糊的胶水，他的双眼总是凝视着遥远的地方，他看不见现实世界，他在看永远航行在蓝色大海上的帆船，看见帆船偶然停靠的长满椰子树的小岛。乔纳森驾驶着一艘想象的幽灵船，在不为人知的海域上漂荡，被风鼓满的船帆像天鹅展开的翅膀，他脚下是被海水泡咸、晃动不已的甲板，他永远不会踏上干燥的陆地。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走路姿势已经有点像海员的圆规步了。

大家没有注意到乔纳森看不见他们，像酒瓶底那样又圆又厚的眼镜掩盖了他的眼神。就现实世界而言，他的近视非常严重。眼镜、校帽和膝盖上的伤疤，这一切让见到乔纳森的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诺曼和亨利·波恩^[1]——男孩侦探。父母亲被乔纳森的外表迷惑了，给他的书柜塞了很多贝格尔^[2]系列小说，这些书沾满灰尘，从没打开过。

在这年初夏，梅拉尼从乔的房间里偷了六本崭新的贝格尔小说，坐廉价日间游览车把它们挟带到镇上卖给了一家二手书店。她这么干是为了有钱买一套假睫毛。梅拉尼疼得流了不少眼泪却没能把假睫毛戴好——睫毛不愿意粘住眼皮，它们从她的指间翻落下去，掉在梳妆台上，像阴毒的毛茸茸的毛虫，它们自己有罪恶的生命力。它们发出无声的控告——贼！小偷！梅拉尼欺骗了大家，它们是这罪孽的酬劳。梅拉尼心怀罪恶感，用很少生火的卧室壁炉烧掉了假睫毛。对梅拉尼来说，事情很清楚，她不能把它们戴好是因为它们是用偷窃得来的钱买的。这年夏天，梅拉尼已经具有了发展完备的罪恶感。

维多利亚对罪恶没有意识，她还根本没有意识。她是一只圆滚

[1] 诺曼和亨利·波恩(Norman and Henry Bones), Wilson, Anthony C虚构小说中的人物。

[2] 贝格尔(Biggle)，英国作家Captain William Earl Johns (1893—1968)所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与短篇，主角James Bigglesworth是一名飞行员兼地下情报员，Biggle是他的昵称。

滚、咕咕叫的金鸽子。她在日光下打滚，抓蝴蝶，把捉到手的蝴蝶撕成片。维多利亚是野地里的百合花，^[1]不纺也不织，可是也不美。兰道太太唱老歌给她听：海港的灯火向我倾诉你的离去，皮卡地遍地玫瑰盛开，可没有一朵能如你。维多利亚听得咯咯笑，她跪坐着，四四方方的小拳头抓着兰道太太的猫。一只肥大傲慢的雄猫，它坐起来就像一张圆形的毛皮矮茶几。也许兰道太太用吃剩的面包布丁喂它。

猫坐在兰道太太的室内拖鞋上，一双缀着红色线绒球的黄毡拖鞋。兰道太太一边给维多利亚唱歌一边编织。

“你在织什么？”维多利亚问。

“开襟毛衣。”

“开景毛衣。”维多利亚很满意自己口齿不清的复述。

“为什么要选黑色，兰道太太？”梅拉尼随口问道，她打开冰箱找橘子汁，加冰块，她在夏日里赤裸的肉脚走过来悄然无声。

“在我这个岁数，”兰道太太叹了一口气，“总会有什么人需要你穿丧服的。就算现在没接到讣告，那也是早晚的事儿。”“晚”的发音无限拉长了，听起来就像压路机压长了舌头——乌安安安安。“怎么能在石头地板上光脚呢，你这不是找死吗，宝贝。”

梅拉尼手里的冰块碎了。

“你知道很多关于死人的事吗？”她问。

“太多了。”兰道太太不愿意再谈这个话题了。

“我觉得死是……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梅拉尼说得很慢，她找不到合适的词表达她的意思。

“在你这个岁数自然会这么想的。”

[1] 典出《马太福音》第6章第28节。指维多利亚很自由地粗朴地成长着。

“唱歌！”维多利亚下令了，她用棒棒糖糖球敲兰道太太裹在黑色丝绸里的膝盖。兰道太太听从命令，嗓门调高了。

梅拉尼认为，死是一间地下室小屋，人被关在里面，根本见不到光。

“在我死去之前，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呢？”她想，“嗯，我想，我会长大，然后我会结婚，我希望我能嫁出去。哦，如果我嫁不出去，那可可怕了。我真愿意现在就四十岁，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我已经知道在我身上注定要发生的那些到底是什么。”

梅拉尼的长发扎满白雏菊，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就像是在翻看一张成长相册里的照片。“十五岁的我”，紧接着，是她孩子的照片，属于未来假日的夏季快照。孩子们穿着幼年童子军军装和红色印第安人套裙。宠物犬，玩具小桶和玩具铲，鞋里的细沙。托基小镇？那会是在托基小镇吗？还是会在博内茅斯（中国饭店）？景色清新的斯卡伯勒？而不是在，比方说，在威尼斯？又会是什么样的宠物犬呢，是约克夏梗还是威尔士短脚柯基犬；是一只血统高贵、鹰钩鼻子的阿富汗猎犬还是一只戴着金项圈的白毛灵缇？

她对着镜里头戴白雏菊的女孩眨了眨棕色的大眼睛，说了她想要的未来：“绝不能是平凡乏味的。不，迷人的。必须是迷人的生活。”一朵白雏菊从头发里掉下来，掉落在地，像是来自天庭的模糊的神启，略带嘲弄的启示。

这年夏天，他们住在一所乡下的大房子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另外还有几间空着的客房。后院有一匹设得兰矮种马。梅拉尼卧室的窗外有棵枝条像手指一样捧着月亮的苹果树，她躺在床上正好可以望见它。她的床是邓禄普床垫的单人沙发床，有白色的布艺床头

板，铺的和盖的都是条纹布单。

一座有爱德华七世风格人字形山墙的独立的红砖房子，附带占地一到两英亩的庭院；室内有薰衣草香型家具打光料和金钱的香味。梅拉尼是在金钱的香味里长大的，虽然她觉不出钱味怎样在她呼吸的空气中慢慢散开，但她知道自己是个幸运儿，能有银柄发刷，属于她自己的晶体管收音机，礼拜天穿着去教堂的夹克式上衣和裙子都是生丝的，挺括精致，人见人爱，是请妈妈的裁缝缝制的。

他们的父亲喜欢礼拜天全家都去教堂。在家的日子，有时他也念训诫。他生在索尔福德，不过既然再也不用去想索尔福德，他也乐于扮个殷勤温柔的乡绅。这年夏天，三个孩子和虔诚的兰道太太一起上教堂。兰道太太随身带着她那本膨胀的黑皮祈祷书，如果她拿祈祷书的时候没有多加小心，就会有很多压瘪的干花和蕨类植物的碎片掉出来。维多利亚坐在教堂长椅下的地板上，咕咕叫着，心不在焉地追寻着从兰道太太的祈祷书里飘下来的脱水植物。有时，她咕咕得很大声。

“维多利亚是不是智力迟钝？”梅拉尼猜想，“会不会将来需要我待在家里帮妈妈照顾她，那样，我就永远不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维多利亚会像阁楼里的罗彻斯特太太，是一个藏在后院卧室里的可怕秘密，她能搭儿童积木，玩简单的套件组装玩具和拼木质拼图，玩得快活，但她心灵空洞。维多利亚会把她那张不像样的娃娃脸挤在栏杆上，对着吓怕了的客人咕咕叫。

乔纳森最喜爱的赞美诗是“天父救人有大神能”。教区牧师是个苍白虚弱，喜欢钓鱼的男人，他也经常说些得人如得鱼之类的苍白虚

弱的笑话。无论何时，只要牧师按照他对梅拉尼父亲的承诺来看他们，乔纳森就会猛地揪住牧师法衣的缝边要求下个礼拜天一定要唱“天父救人大权能”。

“我们看看怎么安排。”牧师这样回答。乔纳森镜片后面激动的怒视让他觉得很不自在。

乔纳森在每个礼拜日的早餐和早餐后换衣打扮的时间里都会为了抑制自己内心的期盼而发抖。可是，更经常的是，没有唱那首赞美诗。乔纳森一眼看到挂在墙上狭木槽里的赞美诗编号，他内心的希望就萎谢了。于是，乔纳森爬上“卡迪萨克”号运茶船或者皇家海军“博爱”号的甲板，吹涨船帆的海风让他心情舒畅，他掌舵前进，穿行在蓝蓝的、蓝蓝的大海，慰藉他受了伤害的心灵。牧师欺骗了乔纳森。应该用一支穿索针缝他的嘴。把他拽到后桅顶上，全身脱光，让他待在那里，待上热带漫长的一整天。让他尝尝做猫的滋味。

梅拉尼的祈祷：“求上帝保佑，让我结婚吧，或者，让我拥有性生活。”梅拉尼十三岁的时候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有一天早晨，她醒来，然后发现上帝不在那里了。她上教堂礼拜是为了取悦她的父亲，跪在地上祈祷和拉扯鸡胸叉骨许愿对梅拉尼来说是一样的。兰道太太的祈祷词最令人惊讶：“求上帝保佑，让我记住我是结了婚的人，如果我曾经真的结过婚的话。”兰道太太很清楚用“单方契约”这种美德愚弄上帝是行不通的。“或者，至少，”她继续说，“让我记住我曾经有过性经验。”只是，她的措辞相当不坦率。兰道太太在仪式上的言辞一次比一次简短，她记挂着家里炉上的烤牛排和土豆。不过，每当她的心回到上帝这里时，她都会向上帝道歉。

乔纳森和维多利亚都不祈祷，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为之祈祷的。维

多利亚把坐垫的流苏边撕下来，放在嘴里吃。

梅拉尼十五岁了，非常美丽，却从未和任何男孩外出约会。嗯，举例说吧，朱丽叶十四岁就已经结婚并且为爱情死去了。梅拉尼觉得自己正在变老，她把乳房拢成杯状，顶端是粉红的像白毛兔颤搐的鼻头。梅拉尼心想：“就身体状况来说，我可能正处于我的顶峰，可我无能为力，只能眼看她开始衰退。当然，也可能是开始成熟。”不过，梅拉尼拒绝那些她可能还不够完美的想法。

一天夜里，梅拉尼无法入睡。这是夏日的深夜，那轮红色肿胀的月亮在苹果树枝杈间闪耀，让她一直醒着。床非常热。梅拉尼浑身发痒，她不停地翻身，扭胳膊扭腿，用力捶着枕头。因为失眠，她觉得皮肤刺痛，神经紧张，就像在听一场一百把小刀吱吱响着割一百个碟子的音乐会。最后，她再也无法忍受，从床上爬了起来。

整座房子都已陷入沉睡，梅拉尼却完全清醒。他们都在睡梦中，梅拉尼起床了，她觉到一种未曾有过的兴奋；她想象那些睡着了了的嘴正吹出了一连串的字母“Z”……ZZZZZ……像蜂群，屋里充满了它们梦幻的嗡嗡声。梅拉尼漫步逛进父母亲的空房间。床下的鞋子正安静耐心地等待着母亲归来的双脚，在桌子边上有一个空的香烟听盒，等着父亲回来把它扔掉。月光照亮了整个房间，低处缀了白色钩织花边的大床闪耀着孕育的光辉。梅拉尼的父亲和母亲睡在这张床上，他们慷慨大方，生活像电影明星一样奢华舒适。

梅拉尼斜靠在心形的柳条床架上，尝试设想父亲和母亲做爱的情形。在这样一个酷热的夜里想这种事情可真够大胆的。梅拉尼费了很大力气，想要在头脑里映现出他们在这张床上的拥抱。可是母亲总是看上去像穿着她那套黑色的进城套服，父亲总是叼着他的烟斗。

烟斗是父亲的标志，他穿了长毛料的斜纹软呢夹克衫，袖子上贴着皮革面料的袖肘衬垫。父亲会把烟斗塞进胸前的口袋，然后他们干那件事。梅拉尼努力设想了，不过她实在不能想象出父母亲会光着身子。当她想到她的父亲和她的母亲，他们的衣服就像头发和脚指甲，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

尤其是她的母亲，她是个格外强调着装的女人，全身都要着装，任何天气里都穿着长袜，准备外出时，总要戴好手套和帽子。一顶镶了丝带玫瑰花的棕色天鹅绒宽檐帽和梅拉尼脑子里正在做爱的母亲的图像重叠在了一起。她记得，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母亲搂抱她，那总是包裹在厚厚布料里的拥抱，羊毛的、纯棉的，或者是亚麻的，根据季节而变化。她的母亲一定是衣冠整齐地生出来的，可能她穿了一套优雅合身的胎膜，在大众杂志的推广图片里选的——“着装最佳胎儿今年都在穿什么？”至于父亲，父亲总是一种样子：斜纹软呢和烟草，除了斜纹软呢、烟草和打字机色带，就再也没有别的，这是些基本元素，他是位混合体。

壁炉架上挂着梅拉尼父母的婚礼照片，在月光下，这些平常看惯了的东西也显得新奇，有了异国情调。比如说那座向父母亲报时的法国镀金钟，在他们离开家去美国的第二天停在了两点五十五分。没有人再来给它上弦。紧挨座钟的是一只墨西哥陶土鸭子，明亮、欢快又愚蠢，蓝色脊背缀着黄色花朵的斑点。母亲是在报纸附送的周日彩印增刊上见到了鸭子的照片，然后买了它。梅拉尼在壁炉架跟前打转，她拿起那只陶土鸭子，然后又放下它，抬头看着婚礼照片。

在她的婚礼上，母亲表现出了对着装真谛的非凡领悟，她是那样不计工本，殚精竭虑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了，她礼服的缝边就足以让梅

拉尼的父亲黯然失色。唯一可见的是他的露齿微笑，在飘荡的面纱后面的模糊不清的微笑。梅拉尼不知道是否——像她想的那样，父亲在自己的婚礼上也穿着带皮革肘垫的斜纹软呢夹克衫，因为他不可能把它脱下来。但是她的母亲穿得像是要参加中世纪的宴会，用缎子和蕾丝引爆了一场无比绚烂的烟花。

领口比较低，露出系在喉窝的爱情纪念小盒，她的白色缎子礼服钉着宽松的圆袖，就像天鹅的双翅，并且，它从狭小的腰身处涌流开，拖起白色的曳地长袍。为了拍照，裙子的曳地部分堆在她的四周，看上去就像裙子在池塘里倒映出的影子。人造玫瑰编织的花冠低低地压在她的前额，此外是一挂面纱喷泉，从头顶上喷涌下来，白色的泡泡一直垂过她的腰间。她抱着一束白玫瑰，它在她的臂弯里晃动，像是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儿。她微笑着，多情善感，心醉神迷，不谙世事，令人感动。

围绕着母亲的是亲戚们，自从爸爸成功地出版了小说，成功地出版了自传，然后成功地拍了电影，做完这些成功的事后，就很少见到亲戚们了。格特鲁德姑姑的头发卷烫得太小，一双大笨脚紧紧地夹在鞋子里，她抓着那个发光的造型新奇的皮手袋就像抓着全家人一个星期的伙食费。梅拉尼还记得格特鲁德姑姑那带有紫罗兰灰烬味道的吻，是在一两个家族团聚的圣诞节上，那时祖父（对照相机镜头皱眉，认为照相机机会吃掉他的灵魂）还在世。和爷爷道再见，和格特鲁德姑姑道再见，和抹了发光润发油的哈里叔叔以及他挽着的罗斯婶婶道再见。搽了胭脂的罗斯婶婶，圆块形状的胭脂腮红在照片里是黑色的。也许，她曾是一位能给碰见她的人带来好运气的烟囱清扫工。^[1]再

[1] 一种在欧洲传统里很普遍的关于拥抱或者亲吻或者遇到扫烟囱的清洁工会带来好运的迷信。

见，菲利普舅舅。

菲利普舅舅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对着镜头微笑。可能他是从别的聚会里错闯进照片里的，麋鹿俱乐部^[1]神圣重聚会或者是野牛会某位古老荣誉成员的庄严葬礼，或者，甚至有可能是美国内战老兵聚会。菲利普舅舅戴着一顶西部片里密西西比赌徒戴的那种平顶卷沿黑帽，鞋带领带上系着歪歪扭扭的蝴蝶结。他的礼服是黑的，裤子很瘦，背心够长，不过整体效果却和优雅一点都不沾边。黑帽下的头发看起来是白色的，或者，至少是非常浅的金色，八字胡盖住了他的嘴，不可能猜出他的年龄。不过，不管怎样，他看起来更老而不是年轻。他个子很高，体型中等，紧握的双手靠在一根乌木拐杖的银捏手上，面部表情空虚呆板，非常呆板，甚至有些无聊。母亲唯一的兄弟，她唯一还健在的亲人，因为其他人都是属于父亲家族的。可就算是在他姐姐的婚礼上，他甚至都很难微笑一下，大概微笑对他来说是粗俗的。

梅拉尼从未见过菲利普舅舅。曾经有一次，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他送给她一件跳跳木偶玩具盒，菲利普舅舅是玩具制造师。打开玩具盒的盒盖，就会跳出一个木偶头，木偶头是梅拉尼的脸，但已经扭曲变形，古怪滑稽，眼神淫荡地瞟着她。那一年，父母亲给舅舅寄了一张他们手制的圣诞卡，圣诞卡里有父亲、母亲和梅拉尼（乔纳森还没有出生）。应该是在伦敦西郊的切尔西，他们微笑着坐在乡村别墅马车房的窗前，那座乡村别墅刚买不久。梅拉尼的父亲开始小有名气，收入增加了。作为回礼，送来了这件可怕的礼物。实际上，这个跳跳木偶玩具盒真的把梅拉尼吓坏了。整个新年假期，她时常陷入关

[1] 麋鹿俱乐部 (Elks Club)，是发源于美国的一个致力于慈善及会员福利的会员制民间社团，野牛会俱乐部性质相同。